#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分門古今類事卷五六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郭　晉

謄録監生臣李逢亮

分門古今類事卷五

異兆門下

張洎破爪

呂洞賓仙翁多遊人間自言呂渭之後渭四子温恭儉讓讓終海州刺史仙翁乃海州後張洎家居忽有隱士通謁乃仙翁姓名洎見之索紙筆八分書七言一絶留題頗言將佐鼎席意末云功成當在破爪年俗以破爪

為二八洎果六十四乃其兆也西京記及神仙傳

盧杞宰相

唐盧杞未第遇仙嫗曰麻氏以大葫蘆如二石甕令杞乘之騰入霄漢至一處曰水晶宮太陰夫人問以三事曰公有仙相能居此宫乎能為地仙時一到此乎能為中國宰相乎公顧何事杞曰願為宰相夫人悵然遣還後杞果相德宗西京記及神仙傳

德璘巴陵

貞元中有鄭德璘者每歷洞庭湘陰遇一叟常以松醪春飲之因悅醝賈韋氏女以紅綃題詩戲贈後韋舟没于洞庭德璘作詩弔之云洞庭風軟荻花秋新没青娥細浪愁淚滴白蘋君不采月明江上有輕鷗至誠感應詩達水府府君曰誰是鄭生所愛主者見紅綃而語府君府君曰德璘異日是吾邑之宰况昔日有恩義相及不可不活爾命乃令攜韋女逆鄭生推墮一池中沉浮困溺時三更德璘未寢忽覺有物觸動舟遂秉炬照見

衣服采繡似是人物驚而拯之乃韋女也德璘喜駭良久女乃甦及曉方能言云府君感君而活我遂納為室感其異也後五年德璘當調集謀醴陵令韋氏曰不過作巴陵耳德璘曰子何以知之曰昔水府君言是吾邑之宰洞庭乃屬巴陵此可驗也德璘誌之果注巴陵後府君贈鄭詩曰昔日江頭菱芡人蒙君數飲松醪春活君家室以為報珍重長沙鄭德璘於是乃悟府君乃昔日老叟耳靈異傳

## 寇相毀廟

寇相準年十九蘇易簡狀元下及第知巴東縣縣舊有一廟不知其名舊令尹常夢其神泣告之曰寇相將來吾不敢居此雖强留必不容也令曰寇相何人神曰他日當自知不敢預告及寤與同僚言之不數日邸吏賚狀來乃寇為之代果以廟無名圖牒所不載而毀之噫廟之毀去神固知之而寇之為相已兆於此矣神謂留必不容蓋亦知寇公之正直也 青瑣

張詛赤光

進士張詛自鄂州來赴舉南省試罷牓未出間常與儕輩游飲于市偶一人前揖張曰先輩便當及第然宜保惜頭上二赤光光在公無事光失則公亦不免慎之忽不見後張果及第既授官到任官長有赫連立乃二赤光也不久赫連立卒張亦以事去官廼知事皆前定不可以智力免也 青瑣

韓滉靈語

乾元中韓滉授隴州吳山令素與宇文覿辛稷善並隨滉至吳山讀書令廳前有大槐覿稷行樹下見一孔甚潤澤中有青素昇為雲乃命掘之得一塚塚中有棺棺中有齒髮及骨因令收之以新棺殮葬諸野後靈語云是晉將軍契苾鍔戰死葬此塚近馬廐欲求遷改不可得令明府恩及幽壤甚厚然創造此謀是宇文七及辛四幽魂感戴豈敢忘之辛不久見將及第榮祿足光其身宇文命薄無位雖獲一第終不及祿且多危難吾當

救其三死若或為正官則雖我亦不能救言畢乃去覿家于岐山久之鍔忽空中語云七郎夫人疾亟適已往救可無懼也後慎無食馬肉須臾報至如所語會莊客馬死以肉饋覿覿忘其言而食之霍亂幾死鍔云何故違約也遂疏方令服即愈後覿還吳山會岐賊借偽覿素有名被署為中書舍人賊平覿等繫獄鍔語覿妻云七郎犯事我為求請事已解矣有劉使君至即得放出尋而詔以劉晏為刺史晏奏賊徒點污名賢臣至州日

乞一切釋免上可其奏晏至悉放之靚既耻為賊汚還家歲餘呂崇賁為河東節度奏靚為左衛兵曹河東書記勑至靚甚喜受勑拜蹈一奴忽仆地作鍔靈語歎息久之曰向謂汝勿作官何故受之此度不能相救矣靚云還之如何答云受畢何可還千萬珍重後四月靚遇疾暴卒昔王充論衡有曰凡人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失其富貴以宇文靚

觀之其言豈不信哉廣異記

琴僧江湖

李虞部畋知常州武進縣日有浙僧原式善鼓琴夏五月忽告辭往潤州金山寺去留之不諾曰原式起江湖之興遽雇得一村童已遷衣鉢就船矣因與書令達州牧崔屯田郡倅王持正既而原式至彼便辭郡守往金山寺宿日已暝矣館于下閣是夕楊子江颶風驟起鼓浪沃岸逡巡濤勢崩騰忽忽若有火焰飛於波上漲高

數丈至寺之半其下閣楹柱欄楯逐浪而去原式村童寂無影響次日風浪漸息有一漁者撑船傍北岸遥聞葭菼中有人呼之聲往視之乃原式之村童漁者遂載之歸寺僧異其事送州牧州牧牒送晉陵時郡中僚佐咸覩之皆言事不可測彼僧言有江湖之興隨暴流而逝可矣彼村童者年始及冠於巨浪之中若一葉焉果有神祐之歟是無江湖之興歟以是推之萬靈中各有定分信矣該聞集

狄公默祝

狄武襄公青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失其名號鐵羅漢者鬬於水濵至溺殺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餉田中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决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甦乃舉其屍出水數斗而活其後無人知者公没其子諮詠護喪歸葬西河父老為言此元祐十年十二月五日與詠同館北客

夜話及之信乎人之富貴皆前定也眉山蘇軾記東坡集

文公出廳

王文正公旦知臨江縣時獄有死囚公一夜不寐思以計活之方五鼓空中有人喝直更速起相公出廳斯須果開門昇廳急呼囚問之其為相之兆已見於此時矣先是公之父中令晉公祐常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因手植三槐於庭以待之晉公知制誥二十年最號淹

遲歷仕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不用及文正知制誥與父相去不十年入西掖墻壁間父翰墨手澤猶在長城錢公若水風鑒最髙與公同直史館常曰王子明既貴且壽吾進用雖在其前皆所不及也東坡嘗作三槐堂首叙其事曰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徳於身責報于天取必于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以是知天之果可必也文多不載朝野雜録

歐陽求退

歐陽文忠公慶歷末水宿采石渡舟人睡鼾湖平月黑公滅燭將寢微聞呼聲曰去來舟尾有答者曰今夜有參政船宿此不可擅去齋料幸為攜至公私念舟尾逼浦且無從人必鬼也通夕不寢五鼓岸上獵獵馳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幸見還有且行且答者曰道場不清淨且無所得而歸但多嗟恨之聲公甚異之後半月游金山與長老語之曰是夜有施主攜室至方拜忽思臥

遂乳一子俄覺鯹風滅燭大衆皆恐乃公宿采石之夜其後公果以叅知政事除蔡州鋭於求退者亦其前知也夜話錄

鄭咸中允

鄭咸太原人當劉繼元拒命咸家苦于兵父子離散咸仗一劔而奔一日渡水舟覆同載者皆溺聞空中有人指呼曰救中允既而咸得岸不死然不知一舟中有不死者幾人中允謂誰也既抵溫州定居舉進士後為武

寧幕以太子中允致仕卒始悟空中之言中允爲已也
事之前定眞可知矣（幕府燕閒録）

賈林侍御

唐德宗欲西幸有知星者奏云逢林即住帝曰豈可令
朕止於林木間及奉天尉賈隱林謁帝帝以其名叶星
者所奏召於卧内隱林陳攻守之策且奏曰臣昨夢日
墜於地以頭戴之帝曰此來乃已前定遂拜隱林侍御
史（廣德神異録）

董齊醫畫

董羽江左人善畫水太宗作端拱樓命羽四壁畫龍水羽極其精思半年乃畢羽時為翰林藝學意望功賞太宗一日與嬪御登樓皇子尚幼遥見畫壁驚啼不敢視命亟汚漫之羽遂不獲賞又有齊繼邕者善為小兒醫初為翰林醫學忽皇女有疾呼之切脉皇女見人衣綠輒驚宫人遽以緋袍蒙之而入尋以白于上即賜緋嗚呼畫師醫工皆技也皇女皇子皆貴也董羽以之而無

賞繼邕以之而賜緋得非命矣乎唐宋遺史

士寧得道

李士寧蓬州人語默不常或為得道常見東坡於成都曰此子貴當為制策舉首已而果然自非數有前定烏得而知之哉唐宋遺史

范諷三品

范諷給事少縱酒落魄一日醉臥兖州堯廟殿中僕使掖歸已死矣經一日而蘇言始為二紫衣吏所錄引入

官府立庭下有大官據案怒目而責之曰堯之為神孰不知敬子為儒者敢褻慢之諷但謝罪而已顧有司使付獄治之有吏自東廊捧簿而上曰諷當為三品官壽限尚遠大官者遂震呼戒而遣之使一吏伴送歸經廊間於窻隙中聞敲朴苦楚之聲窺之但火焰烘然聞聲而不見其人又至一處窺之見通天銅柱反縛金師子數十皆瞑目垂舌似不任其憊問其吏低語曰此歷代好殺之人并殺降之侯遭害者受生已盡則釋去然去

人天之位尚賒矣未幾而醒矣幕府燕閒録

洪濤辟官

洪濤字元賔南康星子人父亶為都官郎中除王府教授濤以太廟齋郎補學生好學惇固似不能言者熙寧三年登進士第為石州法曹參軍一夕夢得官書一卷若除日内有某年月日都官郎中洪亶卒某年月日石州司法參軍洪濤卒既覺神情牢落遂乞侍養至京師亶卒不踰夢中之日然濤期亦近乃急扶柩歸南康居

一日有吏卒數人叅見言迎赴新官濤曰爾誤矣我方在憂苫中豈有赴官之事吏曰非誤泰山辟君權判官天符已下不可移也然不過半載却還未幾濤卒亦不差夢中之日時濤妻徐氏胎已數月半年而生男酷肖濤云同前

孔公新廟

彭城都靈應天王祠在子城上西北隅唐節度使李愿元和中建至孔給事道輔應舉時與馬僅周濟同謁卜

科名擲筊三人皆得吉兆而孔三擲之皆同又曰他日合來鎮此藩者當再得吉兆惟孔公得之後果諫議大夫知徐到治未久即新廟貌及落成若祝文未能暢意竄改久之會顏淳之來謁公即命代筆其警句云裴寂昔年曾乞華陰之夢子房今日果如圯上之言孔公激賞曰神當恭以享斯言矣同前

栢閣行者

錢若水家居新安於栢閣院獨居一室院僧㝠公有小

行者時來室中翻亂文字點汚筆硯乃白裒公請拘而答之裒公曰此王氏子少孫不忍笞苦錢曰不然日授之以經可禁其擾人初授五行曰太少自十行至一紙以至一卷才經目便出走戲如初七日誦一部後一月授華嚴經八十卷忽一日上樹而去至夜不下竟不知所在後七年錢入洛陽逢勅葬一内人扶柩者四十輩錢于馬上忽認見其行者青巾布衫錢乃下馬使人名之欣然而來公曰向栢閣何適今乃為此賤役笑曰時

去嵩山本欲念却大藏經恐驚於人公相之曰君異人也請盡言之行者曰世間如萁輩者千萬人人自不識公有仙風道骨可惜作官此去甚達然終不至宰相惟忌為御史臺官必不久又問壽如何曰轉官遲則壽亦遲言訖而去後錢公自布衣至兩府改登州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嘆曰王行者之言至矣心惡之果於是年十月二十三日暴卒時咸平六年也享年四十四夫禄壽修短其數前定則不可改知命君子委心而任之可矣

吳淑秘閣閒談

世則首冠

王世則韓見素趙諫同謁陳希夷世則詐為僕隷拜堦下先生笑而降堦曰侮人者自侮也揖世則使坐諸生之右曰將來君獨首冠諸公盡在此會也明年世則舉進士果狀第其餘俱列于次以此益知科名之前定也

陳希夷傳

延卿職官

郭延卿洛陽人以文行稱嘗與呂蒙正張齊卿謁陳先生摶摶曰呂先輩當狀元及第位至宰相張先輩科名雖行閒而福祿乃過於呂獨不言延卿他日謂張曰惜哉郭君祿薄須俟呂作相始得一命張作相乃得職官耳既而呂果登狀元第及作相薦延卿校書郎張果在行閒及作相深念延卿潦倒語其子宗誨曰為我草一奏薦延卿京官翌日造朝遽索奏劄而宗誨誤書京為職字後晝二日降誥果止得職官希夷之言不啻目擊

信乎命之前定不可易也同前

仲宣不出

許仲宣諫議罷成都牧致書于陳摶先生問以休咎先生令人代答云諫議此去更不出未幾而仲宣卒盖先生知其將終而不復出也同前

張生得官

唐兖州鄒縣有張生者忘其名字貞觀十六年欲詣京赴選途經泰山謁廟祈福張遍看神像至第四子見其

儀容秀美祝曰但得四郎交遊何用仕宦行數里忽有數十騎至曰四郎拜謁又曰兄今歲欲赴選未合得官且途中有灾張不以為然乃別去才百餘里果被賊刼乃黙祝曰四郎何不相救有頃果至盡追捕之四郎曰兄還於此相見其年果不得而歸信乎一官皆先注定不可妄得也冥報録

文叔遇俠

林文叔字野夫興化軍人治平間遊上都寓甘泉坊後

巷貧甚幾不聊生比鄰一孀婦年三十餘朝肩故衣出售暮即歸居之對門有茶肆文叔多坐其中婦人亦時來飲茗時初冬文叔尚衣暑服婦人憐之乃以全體之服與之月餘雪寒又以一衾遺之數日又以錢與文叔文叔愧謝婦人曰人有急難而不拯者非壯義士也後遂與文叔為婚問其姓氏祖先皆不答二歲育一子一夕同寢中夜失之文叔驚起燭以尋之杳然不見其戶牖則如故俄自天牕而下手携紫囊胷揷人首喘猶未

定婦人曰與子别矣子以我為何等人吾在仙鬼之間者卒以忠義為心吾居此十年有吾故夫為軍使枉殺吾久欲報之吾上訴天下訟陰方得㫖囊中取其頭示文叔曰此吾戮其神也執文叔手戀語曰吾覩子之面與氣禄甚薄有禄則壽不永宜切戒之可貨宅携緍歸故鄉溪山魚酒醉卧一生足矣何必區區利禄哉言訖躍出文叔依其言而歸壽八十餘而卒以此知禄薄而貪冐僥倖壽必不永録之可為浮躁者之戒翰苑名談

燕王遇張

張九哥不知何地人慶歷間遊京師人皆言有道者燕王常以酒與之一日詣門見王取疋帛重疊翦為蜂蝶隨翦飛去或集王衣或聚美人釵髻王甚悦少選九哥曰恐失王帛乃呼之一一皆來復為羅一端王異之因問曰吾壽幾何曰王壽與開寶寺浮圖齊堅乃飲之以酒而去後浮圖灾王亦薨由此知壽夭固有定數而物亦不逃乎數也翰苑名談

温裕喜鵲

孔温裕嘗以諫事貶郴州司馬久之得其兄尚書温業書報云憲府欲辟作御史日望勑下又報云宰相以右史處之皆未有的耗一日喜鵲鳴於庭乃祝之曰願早得官鵲乃飛去墜下方寸紙上有補闕二字極異之未幾果除此官翰苑名談

薛珏注壽

天復末薛珏蜀人也性好善而不貪嘗於南斗北斗堂

燒奏後泛南海遇風吹抵一山遂登之見一宮殿有一赤衣使者曰非薛玨乎玨曰然使者引入宮見一人昇堂而坐使者曰拜真君真君曰子來何遲命使者引入學士院遂至一苑題云選真國學士院玨曰何為選真使者曰子居大唐一國耳玨見一案有報命童子撿之童子取報狀云大唐所生益州有幾復何姓名命追益州護皇杜克克曰所生計百居蜀者有十人五人為宰相二人直翰林三人充諫臣既去玨求真君取生祿簿

注珏一百歲送珏登舟順風至姚州後歸蜀珏後果得一百歲而害貧盖不於真君前乞富貴爾賓仙傳

僧知宿命

吳僧文捷戒律精苦奇跡甚多能知宿命子羣從文通者人多言其不壽一日問捷捷曰公更三年為翰林學士壽四十歲後為地下職任與楊樂道待制聯曹公此時當衣衰經文通聞之大駭曰數十日前夢見楊樂道云受命與公同職事所居甚樂慎勿辭也後數年果為

學士而丁毋喪年三十九矣明年秋捷忽使人與文通決别文通急往見之捷驚曰公大期在此月何用更來宜速還屈指計之曰急行尚可到家文通如其言馳還徧别骨肉是夜無疾而終以此知萬事無不前定也筆談

僧遇異人

熙寧七年嘉興僧道親遊鴈蕩山見一人衣布襦身輕若飛心疑異人謂道親曰今宋朝第六帝也更後九年

當有疾可持吾藥以獻此藥人臣不可服乃探囊出一丸如金錫曰龍壽丹也又謂曰明年歲當大疫吳越尤甚汝名已在死籍勉修善業當免此患又出一栢葉與之道親即食之老人曰定免矣至癸亥六年夢老人曰時至矣何不詣闕獻藥遂惶懼詣秀州具述本末州詣省獻之未數日上果不豫乃使道親詣鴈蕩於初遇處焚香而還上尋康復謂輔臣曰此但預示服藥兆耳其藥在彰善閣當時不曾進御筆談

釋氏宿因

天竺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常至毗羅國遇一長者有子曰羅侯羅多隨師出家尊者曰昔如來記此子當五百年後為大教主今之相遇盖符宿因遂與剃度即第十六祖也傳法眼至第十八祖伽邪舍多嘗行到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尊者入見其主鳩摩羅多開闔延接尊者曰昔世尊記云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于月氏國紹隆無化今汝值吾應斯嘉運於是鳩摩

發宿命智出家付法又至第二十二祖婆修盤頭時有一羅漢名賢衆至羅閱城毗舍佉家謂其人曰汝婦懐聖子當為世燈慧日然必生二子一名婆修盤頭二名芻尼昔世尊在雪山修道芻尼（華云野鵲也）巢於頭上佛記云汝至五百年生羅閱城毗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産二子婆修盤頭即其一也自是法衣相傳至二十六祖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德勝王之太子也既受度得法至東印度謂其王曰此國當有聖人繼我

是時有婆羅門子年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名氏自言纓絡故人號纓絡童子尊者見之曰汝憶往事否曰我念遠刼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宿因尊者曰此童子非他即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南度一人縁在震旦四五年却返此方遂以宿因名般若多羅付法眼藏即第二十七祖既得化法至南印度彼王三子其季菩提多羅遂為法嗣改名菩提達磨尊者謂曰汝未可以遠遊

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即六祖之第一也尊者演說八偈皆預讖佛教隆替後皆符契嗚呼釋氏號為空門以解脫為法寔乎超出於造化之外非數世之所能拘然其興衰隆替猶有前定觀其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化南印或度震旦如來皆密記之而後無不驗孰謂區區世俗而可逃乎傳燈錄

釋氏留難

天竺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姓婆羅門既傳正法眼藏

於婆舍斯多即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遂以僧伽黎衣付之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尊者以難不可茍免獨留罽賓國時此國有外道二人學諸幻法欲共謀亂乃盜為釋子潛入王宮事敗王怒乃破毀伽藍祛除釋衆王自秉劔斷尊者首涌白乳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至第二十七祖謂菩提達磨曰吾滅後六十年佛法有留難水中文布自降之逺尊者順世達磨演法化被南天聲馳五印果

六十載值異見王輕毀三寶達磨念波羅提與王有緣乃謂曰汝法有難汝宜往救波羅提乃見王廣說法要王心開悟悔謝前非師言水中文布即波羅之廋語也達磨心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乃辭王曰吾去非晚一九即回達磨汎重溟達于南海宕梁普通八年丁未歲見武帝不契潛囬江北届于洛陽當魏孝明太和十年時傳法于慧可大師恰九年矣欲西返天竺乃告慧可曰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遂端居而逝慧

可大師當第二十九祖乃震旦之第二祖也後傳法衣于僧璨大師既示以偈又告之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昔達磨傳般若多羅懸記云心中雖吉外頭凶吾校年代正在于汝師遂隱于舒州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毀佛法師居處無常人無知者遂免于難心中吉葢周字也嗚呼屯厄危難在佛法猶有定數雖佛之神力知而不能救信乎馮道之言不誣也傳燈錄

六祖遇難

六祖慧能大師范陽人姓盧氏盧行者是也傳信衣與法于洪忍大師初達磨云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自魏孝明太和十九年至唐先天二年恰當其數於是慧能大師曰吾受忍大師衣法令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將示寂或問後莫有難否曰吾滅後五六十年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飡遇滿之難楊柳為官至開元十年八月三日夜衆聞塔中有聲見一

孝子從塔中走出果見師頸有傷具以賊聞時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即擒捉其賊人姓張名淨滿受新羅僧錢令取六祖首供養師之所記至是皆驗此豈非前定事歟傳燈錄

分門古今類事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分門古今類事卷六

夢兆門上

呂錡射月

魯成公十六年晉楚戰鄢陵晉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泥亦必死矣及戰錡射共王中目王名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反命嗚呼周禮春

官大卜掌三夢之法即三代之夢或占而辨之也夏曰致夢商曰觭夢周曰咸陟致之言至也觭之言得也咸陟言皆得也謂神所至皆可得而占之也呂錡之夢固甚異而占之者不亦妙乎左傳

穆子號牛

穆子初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食而宿焉適齊娶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名其徒無之且曰

志之及魯人名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婦人獻以雉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遂以為豎有寵長使為政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弗進則置虛器命徹叔孫不食卒左傳

公孫亡曹

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

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畋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且言畋弋之説悦之因訪政事説曹伯背晉而奸宋人伐之執曹伯陽殺之曹遂亡嗚呼曹伯陽之與叔孫豹禍由二人而皆徴發于夢豈非命已前定乃憑夢而效靈歟李蕭遠謂吉凶成敗各以數至信矣左傳

蔡茂三禾

蔡茂字子禮河内懐人也仕建武中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

主簿郭賀賀慶之曰大殿者宮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即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袞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代戴涉為司徒乃辟賀為掾昔黄帝問岐伯曰夢者謂何岐伯之對以神氣發越精識感通有吉夢之殊祥而釋氏以四法判夢亦有善惡之先兆其意謂命已前定往往兆形於夢寐耳詎不信哉

王濬三刀 後漢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為廣漢太守嘗夜夢懸三刀於卧床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遂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賀曰於文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洪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益州刺史東坡詩有不羨三刀夢蜀都正謂此也晉史

周勤晝寢

賈充字公閭晉初伐吳時充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帳下都督周勤時方晝寢夢見百餘人録充引入一逕

及覺聞失充乃出尋索覩一逕即所夢之道果見充至一府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責充曰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何闇戇也終當使係嗣死於鍾虡之間大子𩑺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言畢遣還後少子賈謐與賈后謀敗果戮之西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皆如其言晉史

周宣占驗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妙於相夢為郡吏太守楊沛夢

人曰八月一日曹公至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時黄巾賊起宣曰杖以起弱藥以治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果然文帝問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為雙鴛鴦宣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曰夢者意也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畢黄門奏宮人相殺無幾其餘效甚多具見本傳三國志

陶侃天門

陶侃嘗夢生八翼飛上天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

不得入閤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臂猶痛後位至八州都督潛有窺窬之心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晉史

彥回著具

褚彥回少時甞夢人以卜著一具與之遂差其一至薨年果四十八 南史

慶之疋絹

沈慶之甞歲旦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

寤而謂人曰老人今年不免矣兩足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及甍果年八十嗚呼死生有命子夏嘗言之矣觀彦回慶之夢毫釐不差謂修短非前定可乎南史

慶遠褥席

柳慶遠字文和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門族後慶遠果繼世隆焉南史

伯玉腋翅

荀伯玉廣陵人齊高祖親待之嘗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云草中肅九五相追逐視城下人頭上皆有草泰始時又夢高帝乗船在廣陵北渚兩腋下有翅不舒問何當舒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呪師凡六唾呪之有龍出腋下翅皆舒還復斂元徽二年高帝破桂陽五年廢蒼梧王謂伯玉曰卿夢今旦効矣南史

吉瞻鹿皮

吉士瞻字梁容馮翊人甞夢得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禄也吾當居十一禄乎自其仕進所涖已九及天監二年進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心甚惡之果遇疾卒于郡南史

鮑泉朱衣

鮑泉字潤岳俟景之亂被殺於江夏沈其屍於黄鵠磯初泉夢着朱衣行水上及死舉身帶血而沈於江悉如其夢夫夢之説多矣周官有六夢之辨洪範有三明之

占周宣謂夢出於意衛玠謂夢有於因獨釋氏以四法判之有善惡先兆之證縣斯之說以驗吉瞻鮑泉之夢其理尤為殊勝矣 南史

豆盧名亭

豆盧署本名輔貢貞元六年下第以文謁信安郡守鄭式瞻甚禮之謂曰子復姓不宜兩字名改之如何其夕夢一老人謂曰聞使君與子改名當四舉乃成後二十年在此為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建亭臺既寤思之

四者署也遂以為名既二年又下第為夢無證更二年果登第蓋自更名後四舉也太和九年署自秘書少監為衢州刺史既周覽郡内得夢中所指隙地遂建一亭名徵夢亭命之前定灼灼如此躁進者鑒之可少抑馬

奚陟推案

奚侍郎陟少年未從宦時夢與朝客二十餘人就一廳喫茶時方甚熱陟東行首坐茶起西行自南而去二盌徐行不可得奚渴甚不堪久忍俄有一吏走入肥大抱

簿書近千餘條以案置筆硯請判陟方熱又渴兼惡其肥忿之乘高推其案曰且將去濃墨滿硯正中文書之上并吏人之面手足衣服無不沾污及覺録之藏於巾笥後十五年為吏部侍郎時方以茶為上味日加修潔陟性素奢先為茶器一副餘人未之有也時正熱飡罷請同舍外郎就廳茶會陟為主人西面首坐坐者二十餘人兩甌緩行又茶至揖客自西南面始雜以笑語其茶益遲陟先有痟疾加之熱甚茶不可待躁悶頗極逡

巡一吏肥黑抱大文書兼筆硯滿面漉汗陟忿惡之乃於堦上推曰且將去案倒正中令吏面上及簿書盡汚座客大笑陟方悟昔年之夢取記事驗之更無分毫之差嗟乎陟之貴為吏侍已先定於十五年前固無足怪而茶甌之行文案之推吏書之沾汚亦復皆有定數豈偶然哉因備録之以為世戒逸史

杜牧改名

杜牧之嘗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忽夢人

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又嘗夢人謂之曰爾當改名為畢及覺牧之曰吾其死矣未幾果卒金華子

良弼獻詩

李良弼故給事中防之子大中祥符二年應進士舉同學究及第授應天府司士給事知鄭州良弼將行夜宿中牟夢人持詩版獻之曰九霄丹詔三天近萬疊紅芳一旦開日月山川須問甲為君親到小蓬萊覺而白於

父給事喜曰汝必有前程至鄭而别五年六月十九日良弼卒于應天府給事大悲痛夢之不誠也後張君房與給事同舟至應天且憩泊間細詰良弼卒殯之日月及葬地之所而繹之乃省其詩盖良弼丙戌生年二十七即詩首句云九霄丹詔三天近三九二十七夢時年二十五故云近也萬疊紅芳一旦開者萬葉之花一旦開盡即是向衰謝之意也日月山川須問甲者其年六月十九日甲寅乃其卒也殯是二十九日甲子葬于府

東甲地此是日月山川須問甲也六月又天德月德俱在甲為君親到小蓬萊乃虚無寂寞之所也給事潛然曰是矣以此知死生日月皆有前定欲逭得乎哉勝說

范公捧詩

范仁恕字超光廬陵質辟為同州録事叅軍經蒲津浮梁有釣師鬻一大魚鱗鬛頗異乃市而放之河流一夕夢驛舍中廳西俱變為水有朱衣人自水中出捧詩一首以獻云感公脫蒲津之戹惟公富貴壽考固已前定更

不敢言令報公他日之事詩云欄馬遇孫陽超光力自强北林花正發西江彩筆香萬彙須經手千年事更長感君施大惠從此佐吾皇後果為先主辟入蜀孟氏據兩川自御史中丞拜左僕射平章事凡十六年在位授太子太保致仕壽八十七歳脞說

蜀主竹簽

廣政末年蜀主夜夢一神人問何人曰臣監饌來日常饌餬餅中有一小竹簽恐不顧食之有悞聖躬明日進

食果於餅中尋得一小竹簽甚異之餅司以神告免戮至明年又夢前神問有何事但云神來辭再詰不答乃拜而去至明年國亡嗚呼一餅之食一簽之悞猶有前定神得而知之况興亡者乎成都廣記

之邀折臂

劉之遴嘗寓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牛奔墮車折臂歎曰豈黥而王者乎後果再為此郡南史

鴻漸相位

杜鵬舉父嘗夢一大碑云宰相題名碑因問守者有姓杜人否曰唯有二人其名皆從鳥於是名其子為鵬舉又謂之曰汝為相則世世名子皆從鳥後生子以鴻漸名之果繼登相位焉唐宋遺史

羣玉仙籍

進士牛益萊州人一日出東都門息柳陰下俄然困息夢至一處髙門大第若宮觀狀一吏云此羣玉宮也載

神仙名籍少選有乘馬而至者乃故人吕内翰臻謂益
曰吾掌此宫令子一見以消罪戾益執公帶而入見大
殿殿上皆大碑蒙以絳紗公命益立砌下公升殿舉紗
益望之見白玉為碑朱書字其上有大字云中洲天仙
籍其次皆姓名益惟識數人所識者乃丞相蘇易簡丞
相李迪尚書余靖龍圖何中立而已公下殿與益坐一
小室益曰天仙之詳可得聞乎公曰自有次序真人而
上非子可知也道君次真人天仙次道君地仙次天仙

水仙次地仙地上主者次水仙率皆立功行進補方遞升仙階益曰所見者皆當世公卿何也公曰今世之守令亦異於常况公相登金門上玉堂日與天子謨道者乎此固非常人能至益曰令見居世之卿相皆仙乎公曰十中七八益曰諸公出入廊廟髙卧伊洛國之故老豈其仙也公曰真仙者皆玉臺真人况有壽年九十三歲方還崑府益曰公今何職公曰吾更三百年方補地上主者益曰主者是何官公曰今之掌五岳四瀆名山大川

者也公曰子可歸矣命一吏送之益俄而覺身在古柳下夜已一更傍有巡卒守之曰子病乎何故如此益不告之遂宿都門外邸明日為詩題壁而去詩曰須信出塵事分明在目前幾多浮世客俱被利名牽益嘗與人語此其詩至今猶存焉青瑣

孟震附尾

鄆州孟震已殿試將唱名夢與衆人欲度水無舟一馬涉過震將附尾有人止之見攀而過者三十餘人又一

馬過震乃附尾而濟焉明日賜第榜首馮京又三十餘人有馮直方次乃及震焉幕府燕閒録

吳淑丹陽

吳淑未冠時其先人為潤州書記時嚴續相公作鎮書記宅在子城西門一夜夢兩過門外有項嚴相策杖躡屨淑隨之忽顧謂曰與汝丹陽尉寤而志之明年東海徐鉉解淑淑登第因以女妻之淑欲求都下一官徐鉉時在中書謂曰已選得一縣可二百里内淑思之曰得

非丹陽乎及領官果如所夢云秘閣閒談

思道點閲

員外郎阮思道在江南圍城中夢與官員數千百人為官府點閲首唱曰舒雅雅應喏即過次曰陳淨淨次阮思道思道思道趨過吏呼問曰姓阮為是苑思道否對曰阮其人曰疑是苑但過但過時城已危思道以為必不得免冥司閲鬼籍而已在其中也及昇州平後各官以次朝見先命殿前楊公閲名初呼雅次呼淨次呼思道既

過復問姓阮爲是苑思道耶對曰阮也楊曰疑是大苑但過因悦然憶所夢一一符合噫行止語默信有前定何阮君之夢若是之異乎同前

丘旭定分

丘旭江南人進士登第累任州縣後秘監李至奏舉爲秘閣官辭之乃得臨淮令嘗見天淑有徒勞之歎吴曰向李秘閣舉君君何不欲旭曰誠悔之然亦有定分旭在江東夢至一處滿目是山指一山問人云此何山曰

雲臺山及歸朝除閬州蒼溪令羣山滿目指其一大山問縣人乃云是雲臺山又嘗夢為淮泗官上木杪看水比至臨淮果大水乗舟從木杪過豈非前定乎由是言之非人事明矣同前

虛已賜緋

李虛已為遂州通判時太宗勤政急於至治知通皆給紙為歷以書一任課績罷日考能否以黜陟至是紙自內出以天詞戒勵敦勉之御翰親題卷首已賜數人矣

至虛已受賜乃為詩二十韻以謝上善之召賜章服仍賜錢五十萬初虛已進詩而未被召往詣殿中侍御史陳矜矜曰昨夜夢與君坐談謂君曰今日見君明日君當賜緋今見君正如昨夢中豈明日賜緋乎虛已不以進詩告但曰豈敢望至明日果有是命然形於他人之夢何耶同前

沈衵鄂字

沈衵者其父為兩浙大將衵好學能詩尤工筆札精篆

法而困於下位侍御史龔頡丁母憂與昶常往還一介夢
門上書一鄂字而從四口明日以語頡皆未曉其故後
轉運使以昶勤幹移監鄂州酒稅及入州門見上題鄂
字從四口一如夢中所書盖陽氷篆也初昶在漢陽又
夢着靴履水而過登岸入府署見漢陽監軍鄭文寶在
後問文寶曰君自何所來對曰自武磯來及是昶渡江
州中官吏皆江際迎接昶乃著靴入船及入州見廊廡
一如所夢文寶時為武磯巡檢以公事至州昶不知之

問其所自乃云武磯來其符合如此信知動靜語黙皆前定也同前

李迪玉魚

李迪德宗時為司勲郎中一日朝歸馬上昏昏如醉入宅謂其夫人曰適夢見二黄衫人引至一户欲入有人曰未要來須待玉魚符下乃醒馬何也後入朝朝堂地無纎埃忽見玉魚一光瑩奪目遽取之歸殊忘玉魚符之事其夫人見之頗省前事潛不樂果數日而逝死生

已定烏可追哉戎幕閒談

馮僎方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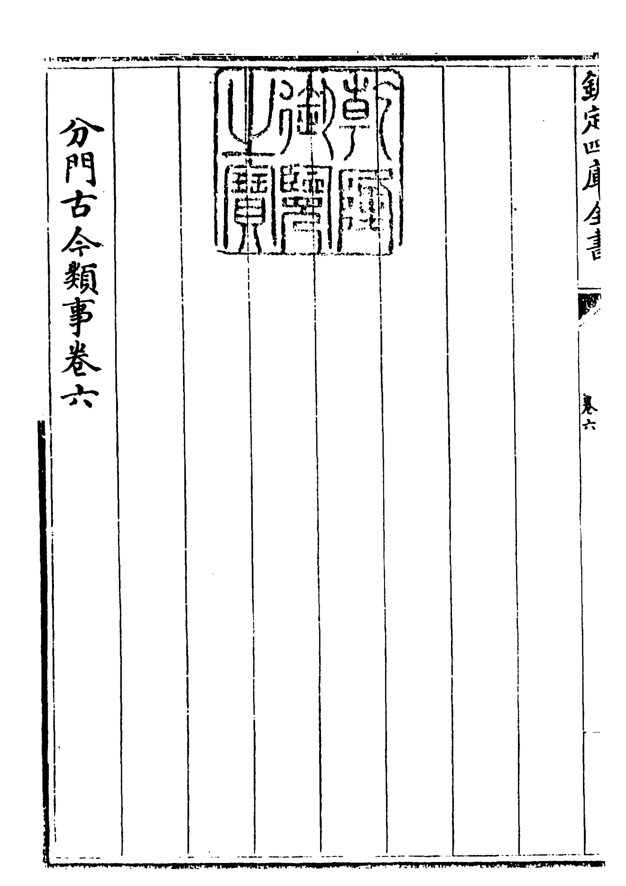
馮僎即尚書謐之子也舉進士藉藉有聲一夕夢登崇孝寺幡刹極高處打方響時有徐文幼能圓夢乃往詢之徐曰雖有高聲須至下地洎春闈而僎乃登第於韓熙載榜下或以責徐徐曰後當有應果放榜數日中書奏主司取士不當乃追榜御試僎覆落乃高聲下第之應也南唐近事

程貟雞行

程貟舉進士將逼試夢烏衣告曰君與王倫廖衢陳立張沅同及第貟喜馳馬省門見楊遂張觀曽顗立門内而已乃逐雞行遂悵然而覺是年考功張似權知貢舉果放楊遂等三人而貟輩不應既夏内降御札尚慮遺賢命張洎就中書重定詩賦務在精選洎果取貟等五人附來春别榜及第明年歲在癸酉雞行之應也異哉異哉南唐近事

徵古太守

李徵古宜春人少貧賤嘗宿司郡潘張史家潘妻夢門前衙儀甚盛云太守在此既見乃寓宿秀才也覺而言於潘遂厚待之李至京既及第不二十年自樞密副使除本州刺史離闕日元宗賜內酒二百瓶既入宜春界徧賜耆舊親知為政公嚴壁立千仞惟馳車迎潘嫗延留數月以銀五百兩贈報亦一代之奇異也南唐近事





分門古今類事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分門古今類事卷八七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郭　晉

謄録監生臣李逢亮

分門古今類事卷七

夢兆門中

張鷟秉驢

張鷟少時嘗夢一大鳥紫色五彩成文飛下至庭前不去告其父祖云此吉祥也鳳鳥有五色赤文章者鳳也青者鸞也黄者鵷鶵也紫者鸑鷟也此鳥為鳳凰之佐汝當為帝輔也因以名之後舉進士制策為岐王屬夜

夢著緋衣乗驢睡覺自怪我緑衣乗馬何衣緋却乗驢尋改授鴻臚卿乗驢之應也未經考改授五品衣緋之應也前定如此是豈以智力得之哉宣室志

竇參半臂

竇參為御史中丞夢德宗以半臂文錦賜之解者曰半臂股肱之衣公將遂居其位乎不數日果大拜宣室志

劉檀改名

蜀員外郎劉檀本名審義忽夢一縗服人引令上檀香

株謂之曰君速登劉乃登遂向懷中出緋衣令服之覺因改名檀未及一年會郡牧請杜評事充倅職奏授殿中侍御史賜緋勑下杜丁憂不行杜遂舉劉乃奏檀與杜所奏擬無別劉方閒居力困杜乃遺劉以新緋公服一領果符其夢焉蜀異記

少卿領馬

蜀有朱少卿者不記其名寢旅舍中夢有人叩扉覓朱少卿聲甚厲覺訪之無影響復睡夢中又連呼之俄見

一人手中執卷云少卿果在此朱曰吾姓即同少卿即不是其人遂卷文書兩頭只留一行以手遮上下果有朱少卿三字續有一人自外牽馬一足直入云少卿領取朱視之其馬無前足步步側蹶匍匐而前其狀非常苦楚朱大驚覺常自惡之後蜀主開國有親知引薦累至司農少卿無何膝上患瘡雙足自膝下俱落痛苦經旬五月五日殂乃夢馬之兆也洞微志

盧絳白衣

金陵之陷有盧絳者圖興復李氏朝廷以節鎮招之絳遂自歸後以事乃被誅初絳舉事日夢一白衣婦人酌酒歌菩薩蠻以送之詞曰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鵲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和殘夢圓孤衾惟暗泣何處砧聲急獨自凭欄杆芭蕉生暮寒歌已謂絳曰他日於固子坡相見後果伏法於固子坡行刑者姓白噫禍福由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數之前定固可畏也洞微志

希濟金介

蜀御史中丞牛希濟文學豪贍超於時輩自云早年未出學院以詞科可以俯拾或夢一金介人曰郎君分無科名四十五方有官禄覺而異之旋遇喪亂流寓於蜀依季父給事中牛嶠仍以直氣嗜酒為季父所責暫寄巴南旅寓開國不預勸進又以時輩所排十年不調為先主一日召對除起居郎累加御史大夫向者之夢何其驗歟成都記

潘洞篆銘

潘度支洞景德二年將逼御試夢入一宮既升堂坐間昏霧四合良久漸開見四壁下乃大碑石誌且往看之皆人之姓氏即不能一一記憶題額上有大篆四句云蒼壁禮天日月麗天龍化為蛇衆人咨嗟翌日說之意甚自忌及放榜即第十七名後半載方釋之蒼壁禮天天府第六名解送也日月麗天南宮第二名奏薦也比放榜即十七名及第蓋出等甲即龍化為蛇也意亦不顯達年五十餘度支員外校理而卒噫以此知名高下

亦繫冥數豈科第與禄位富貴者乎奇哉　脞說

劉詠看榜

劉國博詠趣向髙絶場屋間凡有所聞必以相告咸平二年春鏁院僅月餘時錢内翰最有名譽衆以甲科推之詠忽夜夢往省前探問名第見一人問之曰錢十二作狀元否其人曰未知且相隨看榜至省院門煙霧昏翳殊不相下其人乃炬火相喚曰來看錢十二只于地上畫一圍子立皂小旗二口白小旗二口火即滅次問

王巘得否其人又炬火見圍中有石一塊如拳又問王衢得否見圍中有皂莢三挺問張尹方及宋某得否圍中無物火滅問高四得否圍中見大書一益字中間立大刀一口光閃閃驚覺向曉思之皆不可辨僧下端為占之曰錢狀元未可固必此乃皂白交錯耳王衢第三名定也王巘即當及第益石者山之類也惟高四莫解張宋二君必未得蓋圍中無物爾暨榜出乃孫暨作狀元錢希白次之王衢第三人高輔堯第五詠乃悟曰王

濬夢四刀而得益州益字中立一刀乃五數也神哉神哉同前

觀文榜尾

于觀文字夢得射洪人性清潔富於文學别業有林泉之致乃陳拾遺之舊鄰也下第後獻主司鳳玉賦為時所稱明年復省試夢人以軸文與之曰此春榜也可收之既覺自謂曰委我收榜吾當為榜尾乎言訖院吏報先輩第九人是年只放進士九人果符所夢乃作詩云

東堂令吏報來時仙桂云攀第九枝乍聽吉音猶似夢却思公道即無疑寒門髣髴春將到幽徑朦朧月漸移殘漏聲中鞭馬去紵袍重戴已相隨嗟夫禮有六夢事有萬變為真為妄不可測知然感兆於精神者而吉凶可見若覲文之立志精確宜其感通之兆速於影響非至誠感神者歟（該聞錄）

蘇協愁字

蜀進士蘇協字表微鹽泉縣人幼寒素力學為文典贍

正雅偽廣政十九年賈珪下及第入試前一日宿聖壽寺僧房夜夢入一官廨中屏上有大書一愁字於廳後復見置一秘器甚髙大既覺惡之術士周世明占之曰此吉兆也蓋愁者不樂之祥有秘器而髙大君之子孫當有至大官者是年協果登第掾於閬中又夢入一大府伏謁上官儀衛甚盛唱言與協官授廣都曹遂覺乃誌之於書冊蜀有廣都縣又終不在此邑既歸朝掾於懷汝洛三任及太平興國五年其子易簡狀元及第踐

歷清要特旨授協開亡曹仍賜朱紱易簡頗懷喜懼歲餘而協遂卒易簡後叅大政子孫世為顯宦其兆皆已先於三紀之前矣語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士大夫不知命者覩此可以抑浮躁之志燕閒錄

李畋見塔

景德二年李虞部畋與友張及張達楊交俱拔鄉薦奏名預殿試未唱名前一夕張及夢乘一筏涉浪觸岸而覺李夢遊開寶寺中路見寺塔數級出雲外達夢以刀

剪爪而中折交夢東華門外候唱名舉人皆倒立既曉相會互言其異往興國寺謁圓夢僧解之僧云乘筏涉水必捷也雲外見塔高級也錯刀中折不利也舉人倒立非常也次日臨軒及果乙科及第達果不利交夢舉人倒立蓋是李迪南省居榜末至御前居第一果非常也李畋不預唱名三省其夢乃知塔者塌也雲外見之御前下第之象也故李有詩云省奏名應誤僧圓夢亦虛是知所得一第皆陰注陽授豈人之能耶該聞錄

孫偓踐木

孫偓未殿試前夢積木數百而踐履其上自謂必作狀元居衆材之上後唱名果然摭言

范政送藥

著作佐郎楚寔大歷中疫厲篤重十日昏迷不知人事一日忽夢黄衣女道士至謂寔曰汝有官禄壽命未合死因呼范政將藥來忽見小兒持瑠璃大角椀傾藥令飲飲畢便愈及明乃許叔異令人送藥來寔疾久困初

不開目及見小兒與椀皆昨日所夢因呼小兒是范政否問之信然其疾遂愈寔之官禄壽命已有前定宜其未死而小兒之名與椀亦復預見於夢中信乎一飲一啄皆非偶然　脞說

鍾輻種松

鍾輻嘗作山齋手種一松於齋前是夜夢朱衣吏曰松圍三尺子當登第後三十年始成名松圍果三尺異哉　摭言

陳公荆南

乾興中張君房作倅江陵時知府李坦之得風病府事不舉即漕使王湛發遣未聞新知府之耗時禮部陳從易主漕運於荆湖南路由衡之邵讞獄之疑者去邵两驛間艤舟水濵夜宿佛寺中時女使一名中宵忽魘遽起呼之既悟曰適見一白衣人戴帽儀容頗肅以手抑胷曰學士得荆南也我是荆南五郎來告之到日望照管陳甚異之比到郡後果馬遞勑到如夢之告陳後到

府禮上遂謁廟乃與君房語之蓋五通廟先為坦之毀
拆至是乃再葺之如舊可不異哉青瑣

厚之翰林

元厚之少時嘗夢人告之曰異日當為翰林學士須兄
弟數人同在禁林既寤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此夢之
不然及熙寧中厚之果除學士同時先後入院者一
人楊元素繪而厚之名絳五人名皆從糸始悟兄弟之
說嗚呼造化小兒將以此戲人歟何前定如此耶筆談

裴頭黄尾

盧求應進士舉一夕夢人告云裴頭黄尾三求六李覺而志之及榜出裴求為狀元黄駕末名三人名求六人姓李皆如夢中之語云 摭言

龍首山人

本朝楊狀元寘連魁天下英俊時彦皆以楊三元呼之釋褐不久臥病乃曰吾此疾恐不起矣家人驚問公曰吾以夢證之也吾昨夢至一處若王公大人之居有一

人持一板云楊甚受龍首山人龍首者以吾今作殿元山人無官爵之稱也比疾愈吾當道服游林泉下不復趨仕路矣已而果不免惜夫（擴遺集）

蔡齊狀元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賜進士第必召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察其形神始賜第一人或取其文辭理趣超遠者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

公餗之歆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皆以為第一

先是上一日夢殿前菜苗生與揩齊既唱名聞蔡齊乃名見久之曰得其人矣遂以為狀元其著於辭形於夢見於形如此非偶然也歸田録

全火及第

進士張詡臨淮郡洪儒也徐宗孟全照蔣沫之輩皆師事之雍熙初與二三子同扳本州解赴京師是歲十月初淮水已淺澁旬日方到符離宿於關門外舟中夜夢

上岸盤旋間有人安放交椅一把在岸次詡乃就坐之忽為推墮於地曰此是全火交椅爾安得獨坐遂覺至春榜果全登第其他同解俱及第焉說膛

崔圓為相

崔圓少貧賤依親人李彦先時為刑部尚書待之不甚加禮一夕李夢身桎梏同輩百人為兵擁入大府呼姓名領過判云准法李視見紫衣人據案乃崔也躍出哀叫紫衣人曰李彦先特收禁流汗而覺自是厚待之因

薦之楊國忠後遂以知留後旬月拜相京城尅復李公授偽官與陳希烈等二百人合誅崔為中書令詳決之際以姓名呼過判云准法李大呼曰相公豈不憶昔年所禱耶崔乃悟遂判李彥先收禁具表其事請贖罪許之流嶺外昔日之夢何其神歟唐逸史

錢生楚州

慶歷中司法參軍錢其赴任處州夜夢至一廳與祖考同席坐忽見一人以緋抹額呂錢其作鬼官荅云已授

處州司法矣乃固請其祖厲聲曰更候十四年應曰若更十四年自當往楚州矣夢覺惡之後為發運馬仲甫所舉充楚州排岸而卒時正十四年矣國史

李概斫足

濮州李植與弟概赴省試一夕夢奏名將出同榻而寐概忽驚呌植問之曰夢人以刀斫其足覺猶微痛明日概預奏名後數日因閒行有人拜於街中乃濮州軍吏云喜六郎過省其令隸名貢院昨以六郎書榜其幾遭

笞捶問之何也乃曰六郎之名乃木旁既其誤書既下木主司大怒然將逼出院許修改無異則免罪責遂以刀子刮其下木幸而得免叩其修字之時乃概足痛之際植嗟異久之 幕府燕閒錄

東坡大吳

蘇子瞻學士少時夢謁於公府主人紫衣面赤而多髭謂軾曰君是大吳覺以告父弟皆不悟也是時子瞻年十四歲後十四年舉賢良中選諸御臺謝知雜王綽既

入門儼如夢中視綽乃夢中人也既坐謂子瞻曰君是大吳兄弟相顧而笑因請其故綽曰前日賢良就試綽與彌封以大吳為卷號是時意君為第一今則果然亦問其笑乃以夢答賓主大歡久之幕府燕閒錄

魏清除代

魏清累舉進士未第逼春闈夢一烏衣云魏公勉旃將來當同陳臯蓋臯凡八舉是歲第五人喬舜座下及第而清復退飛常恨夢之無據後三載清乃於張洎座下

及第亦以八舉時陳臯為餘干尉既滿清亦除是尉以代馬科名仕官前定如此可以為躁進者之戒南史

殷衮文學

將作監張殷衮燕人也時劉守光為燕主有尼出入於國太處殷衮託彼尼求一文學終不得一日張夢見大城衙署多簿書而無人乃潛登廳事見案上大簿云天下職官姓名張喜檢河北道便見劉守光及文武職掌莫不有名張乃取筆自書文學張殷衮書記書畢墨色

尤淡遂下堦出門驚覺汗洽于背乃誌之於論語策後至明忽有數騎至云大王急召張往至衙有人賷一牒云與校書即文學牒也遂授之其母國太謂劉曰我與尼數言不與何忽授之劉曰彼有分昨夜三更有一朱衣吏謂我曰張殷衮已注下為文學訖故與之及得牒其姓名墨果甚淡至晉天福中其子希永常出論語策子以示人戒躁進云錢希白小說

周琬角書

周琬湘中人端拱三年進士及第歸後將赴闕再調至澤州宿次夢二吏云大王請遂行至南岳廟升殿見王曰知員外將入調只欲辟在此中與人間不殊且無衣食之念如何琬辭王乃索筆吟詩送之云住此既非樂捨此去何圖若問青氊事惟留一角書琬覺異之既至京師乃病于客邸琬慮不起遂扶力為書以寄其家凡一角封訖而卒與詩意無異信乎死生注定卒不可逃也名賢雜錄

草制前定

何纘太平興國中任秘書丞度支判官故王尚書化基任著作郎開封推官纘忽一日在省凭案而寐夢入一官府如中書制勑院或官或吏憧憧出入皆若有所除授其中喜者沮者相半皆形於色纘見衆人紛紛亦前詢問到一房見一朱衣吏據案而坐簿書堆積如堂後官之狀因前揖之問所來纘曰衆人皆有除改某預數否朱衣若有所閲視徐曰亦有候王化基草詞因出而

夢覺遂言于王公不兩月王果超知制誥又數月纉授虞部員外郎出知邢州官誥果王之詞後錢内翰希白作洞微志集諸名賢小説自此為草制前定云名賢雜録

孫蟾除官

孫蟾邢州人也雍熙三年堂除鄠縣尉未授官寓建隆道士院一夕平曉夢入宫府曲池生蓮華蟾入門西小院窻盡碧紗忽一吏抱文書出蟾問此何所吏曰除官院孫意欲除河北官心甚速遂擘窻紗窺之見三吏在

旁據一案一吏唱曰孫蟾除京兆府鄠縣尉是范舍人詞一吏曰蟾非進士范性剛莫不肯下筆又一老吏曰當制舍人不草更教誰草又一吏在後抵聲曰范舍人尚取伊作小試官右司理無不草之理蟾聞除開中官甚不樂忽聞撞鐘遂覺後月餘果除鄠尉果范之詞既赴任二年范自刑部郎中知京兆府明年發解取蟾為小試官又奏授右司理參軍夢中之言無一或差錢亦標為草制前定錢希白小說

錢丕得官

錢公希白之姪名丕天禧元年任將作少監長子師古任廷評監建州豐國監例以考滿合叙遷一夕丕夢入一府見一吏趨走有若掌官誥者丕揖而問之何也曰建州廷評轉官第二廳舍人叅假草詞及覺以班次排之乃令彭城中憲筠第二廳也近在假多日更旬餘忽叅假當日師古果轉衛尉寺丞劉當制焉此亦草制前定也洞微志

錢公自述

錢内翰希白自述云余淳化三年落第尭堦之下便久卧病于京師五月六日伏枕困睡忽夢有老道士請登一紅泥壇握手曰成名二十六章服二十九時年二十二心極喜謂果然則進趨稍達也無何十年詞場不開咸平元年又以碁服免咸平二年方叨第時已三十二矣意疑夢之無證細思而後得之云二十六非二个十六乎隱密神告之言其前定若此至於二十九章服之

兆則已過矣後捷制策通閏籍直集賢宰南部凡十五年五品之消息寂無聞焉及攝鴻臚少卿又修道書凡四上殿奏事皆是二十九日又無恩命不可望也及修道書畢與秘閣校理慎鏞並蒙改賜章服時大中祥符九年四月二日於閤門受賜秉笏之際見笏上大書二十九字詢之庫吏云此笏是第二等第二十九面也笏尚前定況官名乎時士大夫皆異之惜其字不敢洗去者數日焉洞微志

化成得鴈

員外郎趙化成甞夢與友人張其坐庭中忽有一鴈自天而下徘徊庭中共掩得之明日詣張言之方坐庭中果有一鴈下於庭際因共逐而得之相與驚駭乃以帛為詩繫其足放去又有人夜夢所持繖柄折明日果折夢得一狐翌日果有人送一狐此最微事而猶有前定如此猖狂之士視此可無妄動祕閣閒談

張泊二驢

叅政張洎常夢至一處行路有泥潦兩旁皆葭菼有二驢在後從旁過及使囬至登州岸時潮退泥水載塗路在葭蘆中少頃果有二驢後至皆昔日夢中所見嗚呼行止果非人歟同前

鄭滂鳳字

進士鄭滂久在塲屋頗有後時之歎一夕夢及第與韋周方同年至太和初有韋景方者尚書弘景族弟也因避景名更名為周方滂聞之喜是年滂果及第與周方

遂同年又其子溥曾夢看及第榜但大書一鳳字大中元年乃以鳳翔貫求解卷卷首便是鳳字至東都試緱山月夜聞子晉吹笙詩左右諸詩悉有鳳字果登第焉嗟夫一鳳字猶有前定耶（翰苑名談）

## 吳奎論題

吳文肅公奎將舉賢良一夕夢魏文帝升殿問羣臣優劣或曰韓延壽為最是夕門下抄書吏楊開夢公讀楊阜傳翊日告公公異之即取三傳熟讀及秘閣試六論

一題乃韓延壽楊阜孰優論公因此遂膺褒然之選澠水燕談

王獵侍從

王獵酸棗人天聖末累舉未第一夕夢紫衣吏召至一宮門揖入升廳對拜者紫衣金帶年三十許覺後私記其年月獵後困於埸屋以推恩得同出身既登仕版又二十年且七十始為尚書外郎將乞身歸人或止之會英廟入繼近臣薦公為宮僚赴宮則門欄守衛宛如昔

日之夢及升廳拜揖則衣冠儀貌皆如所夢也歸視箧中所記乃英廟始生之夕公侍講宮邸未及朞年英廟即位遂登侍從仕宦進退皆自有時烏可妄覬耶吳文肅公天聖末與獵友善親聞其詳 同前

彦祖天字

王彦祖慶歴時初名亢宗赴廷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罷寢旅舍夢一人告曰今年未當中第彦祖甚不平之其人曰君中選時賦題天字在下君當三中選皆然今

題天字在上第二是以知其未也及唱名果不預至八年再赴廷試盖軫象天地賦又復黜去皇祐五年免解赴禮部大疾困眠夢至一處見二人乃懇求平生禄命二人笑指前面水池曰待此水分流君即登第既覺自謂池水必不分流決無中第望矣久之乃改名汾以符水分之兆及試禮部嚴父莫大於配天賦廷試圓丘象天賦皆中選後名試學士院又賦明王謹於事天得帖職皆符昔日之夢異哉同前

劉滋吞印

劉郎中滋累舉不第年餘四十始遂登科嘗夢有人提印滿籃令吞之印但任意吞看吞得幾顆滋不得已吞至十四顆其印皆顧見於股上後果歷十四任而終青箱



文公剃髭

李文定公迪美髭髯未御試前一夕忽夢被人剃削俱盡迪甚惡之有解者曰秀才須作狀元緣今歲省元是

劉滋已替滋也是歲果第一人同前

孫相填名

孫樞密抃舊名貫應舉時嘗夢至官府潭潭深邃寂寂若無人大廳上有抄録人名一卷意以為春榜遍覽無名偶覩第二名下有空白處抃欲填之空中有人語曰無孫貫有孫抃夢中即填孫抃是歲果第三名因字得夢同前

丁序唱名

丁咸序應舉時夢唱名已過續有一龍蜿蜒騰上又有一駱駝繼之比唱名有龍起駱起二人在其後同前

國隆黑豆

龔國隆應舉時夢行道上步步信指黑豆一掬是歲鄉薦伯父郎中恤其乏路費以驛券與之遂沿路勘請抵京師即步步掬豆之應也同前

分門古今類事卷七

分門古今類事卷八

夢兆門下

鄭獬白龍

鄭内翰獬未貴時病疫困甚夢至一處若宫闕有吏迎謁甚恭公曰吾病煩熱思凉浴以清肌膚吏云辦之久矣遂導至一室中有小方池甃以明玉水光瀲灔以手測之清冷可愛公坐其上引水沃身俄視兩臂皆生白

鱗顧水中影則頭已角出公驚遽去吏云玉龍池惜乎公不入其水入當大貴但霑洒而已幸而公是白龍翁雖貴不至一品乃覺大汗而愈公後登第為天下第一乃戲為詩云文闈數戰奪先鋒變化須時自古同霹靂一聲從地起到頭元是白龍翁平生以文章擅名而終不至登庸亦前定也青瑣高議

楊礪記室

楊礪周顯德中赴舉京師嘗夜分獨坐恍然見一人衣

冠甚古謂礪曰汝能從我游乎礪從之至一官府儀衛嚴肅引礪升大殿見一人姿貌甚少面南而坐引者謂曰此來和天尊也異日為爾之主礪再拜而寤建隆初礪擢第眞宗為襄王以礪為記室旣謁見藩邸歸謂諸子曰今日襄王乃昔所夢來和天尊也殆冥數乎幕府燕閒錄

曹確剃髮

曹確判度支有台輔之望忽夢剃髮為僧心甚惡之有

一人占夢多驗確召使占之其人前賀曰侍郎旦夕必登庸夫出家者號剃度也無何杜相公出鎮江西確果大拜（搢紳脞說）

雋宗神告

天聖四年海州書表雋宗遠夢有神告之來年狀元是王堯臣宗遠寤題於司房北壁是年秋賦開封府解榜到見王之姓名因指謂同列曰此是明年狀元洎省榜到見王又預奏名雋再題於壁未幾殿試王堯臣果魁

多士至和中畢景儒仲詢之父知海州親訪其事備載於幕府燕閒錄（搢紳脞說）

淳化看蛇

淳化三年省試後張君房夢入一大第東壁下有黑漆連椅坐一婦人紫衣如節使家知客手持筆硯陳列君房前請賦詩罔測端緒忽見從文司諫出曰奉贈詩一首可自寫之乃曰亭尤逢夜竹冩畢司諫曰可用郵亭字續曰不識自知音朦朧望明月終得拂青塵寫記呈

覽次忽大蛇自條床下出忽聞人大唱曰看蛇遂驚覺占之多不解後踰紀至景德乙巳年君房始忝科第豈蛇之兆乎張君房自占

景德隨棺

君房應二舉敗於垂成每當失意時必夢二三陰人跨驢迎引至壍忝御試之夜亦懼其前夢比至宵分頽然而寐乃夢隨一棺槨行于繐幕中望之不見其盖於中但裝瓦石龜其背意且訝之即前覿之復見二足自膝

而下出於棺槨前若新死者前一人呼號因而問之其人曰一人李沆一人李至因嗟訝而覺亦自知其吉兆矣來日果叨名第然不解二李之因今亦解曰二李者狀元今大名相公應李沆也故樞密李諮應李至也何其神哉夢三十年後始辨之同前

戴昭領錢

君房三舉及第年夢涉昏霧沿蔡河東行旋憩一茶肆中有公吏若承符狀殊不相揖據上位而坐君房憮之

拂衣而起旋見舊識進奏官何果者君房因言其人果曰亟往求之此是秀才將來手分君房悟是冥司乃出訪之其人已出門外乃揖謝之其人曰秀才將來名第其必把手拽上也君房又謝之然其人似有所求復有言若邀其多少之限君房曰若向及第奉銀錢十萬貫其人大慼意似過所望也既别數步又回曰秀才將來化錢必與誰君房曰亦不知與誰氏耳其人曰其姓戴名昭本江南人奏錢日但呼戴昭即自領也景德二年

果登第成名後三日乃償其夢人之名第陰司自有主者孰非前定乎同前

刁湛賦詩

咸平中刁郎中湛投潤州解赴舉京師會其父典合肥得替相會於廨舍父喜其來因語赴舉次第是夜父夢被名既入門見張齊賢自內而出曰比部請賦七言詩曰聖朝文物古難過何事寒門寵遇多父向石渠新拜職子從金殿又登科須教枚馬慙蹤跡堪笑巢由隱薜

蘿報國報君何所有一心待欲枕長戈既覺已四鼓召湛記之來春孫暨榜湛不預名第父子以夢為非驗也是年秋即就天府求解向春過省比部自二月初授命俵散山東鹽遏御試一兩日間方回翌日御試乃於殿門外閤子中坐伺湛之得失忽一大程官奉勅一道來呈學士已授秘閣檢討喜慰方甚又一横門官急來云學士秀才第一等及第父子同日俱被恩榮至夜會話所夢合肥之詩云父向石渠新拜職子從金殿又登科

何其神哉<br>脞說

濟陽築宅

濟陽丁公謂嘗因月夕召李虞部畋坐於凉堂因語及宅基始甚卑濕初應舉年僦此屋一間居之盖與錢内翰宅往還甚近一夕夢白衣老人告吾曰君能築起此地於上安宅必拜相矣吾後官給事中總判三司因憶老人之言適值役夫淘蔡河運土併遺填之坎窞基址悉皆平正遂建茲宅於上今果忝三事矣誠宅之祥歟

天之命歟應之曰有開必先蓋天命也該聞錄

懶瓚垂訓

丞相濟陽公丁謂夢懶瓚師訓以覺悟之理及覺憶夢之象坐一山庵中俾畫工圖之其年丁貶崖州司户道經潭州宿雲居山海會禪寺因縱步見一山庵歷歷如昔日之夢訪彼僧則曰南岳懶瓚大明禪師庵嗟惋久之遂捨白金五十兩建道塲供千僧以答夢中之訓自撰疏云伏以佛垂徧智道育羣生凡欲救於傾危必預

形於警戒謂白衣干禄叨冢宰之重權丹陛宣恩忝先
皇之優渥補仲山之衮曲盡一心和傅說之羹難調衆
口嘗於安寢忽夢清容妙訓泠泠俾塵心而早悟貞義
隱隱恨凡目以何知蓋以智未周身事乖遠害既禍臨
而不測或災及以非常黜向西京感皇恩而寛宥竄於
南裔當國憲以甘心咎寃自貽孽非他作念一家之散
處思萬里以何歸既爲負國之臣永乏還邦之日程由
湘土道假雲山正當煩惱之身忽接清閒之衆方知富

貴難保始終直饒鼎食之榮豈若孟嘗之美特形飯命恭發精神捐捨白金充修淨供饌苾芻之高德報懶瓚之深慈兾保此行乞無他患伏願天回南矚澤賜下臨免至邊城白日便同於鬼趣得歸中夏黄泉亦感於聖恩虔罄丹誠永翳法力濟陽後復官為金紫光禄大夫秘書監致仕卒于光州詔復籍初公為布衣時過淮南遇道士曰他日大貴然似李德裕而稍優焉果如其言

該聞録

僧伽同行

泗州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云世莫知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史西域傳有何國予在惠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攜告身來且弔予曰此固前定可無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别沈問所往答云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予以謂事孰非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予何人也而和尚辱與同行得

非夙世有小緣契乎東坡毗陵後集

辟支佛記

至道元年六月十四日夜張君房夢涉水田間西南行迤邐上一山行二三里意甚怠之及半塗望南邊有一佛宮門廊皆織高竹籬籬之東北上有一廳事遂抵之見西柱一帖云應來往賓客只請于此乃不敢直進而坐於小木床上逡巡一僧自中出年可四十許與客相接欣然衣紫背裰裙搭械而已乃索君房左手揣之且

扼其臂者三云秀才他日當為其官君房樂聞之告誠女師言他日將何相報然不知此處何所也其僧不答君房又詢之意欲為文以誌其寺舍僧亦不言君房堅請之僧若不得已曰此聞喜縣也於是乎覺自是十餘年不能辨景德二年春君房叨第六月八日蒙恩除將仕郎試校書郎知昇州江寧縣事冬十月赴任十二月中奉州帖差准郊禋赦勑設祭于縣之牛山既出時雨雪新霽泥濘載塗涉田畔夾畛西行迤邐而南儼然當

年夢中之路時日色遲暮取山前通途弗及乃由山後及二峰間下望崇教精舍後有編竹障之比上佛室登其殿亭即昔夢廳事復覩西壁上題云往來君子不請書破壁又夢中之帖也洎瞻禮尊像宛然昔夢之僧也噫自京至金陵水陸數千里乙未至乙巳僅一紀之間所夢與今事跡所見無毫髮差異何其神耶又益信謂食禄有地乎亦未知君房過去百千生中曽遭辟支佛而如君房通誠與之授記預告以所官乎聞喜之語非

及第之信乎君房虔服靈夢誠不敢忘故直筆書之刻石於佛前亦夢之宿心也寺有舊記云辟支佛自吴天紀四年至唐以來凡示現者六矣今君房之夢抑又示現之一焉景德五年初八日記東坡集

黄牛廟詩

歐陽文忠公為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黄牛廟詩軾嘗聞之於公曰予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為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舟泝江入一廟中拜

謁堂下予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予不可方拜時神像為起鞠恭且使人邀予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乃爾異禮耶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予亦貶夷陵令日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矣一日與元珍沂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予為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鐫石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石馬繫祠門之句蓋私識其事也元豐五年謫居黃州宜都令朱

君嗣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詩當刻石於廟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力如石馬一耳何與公事而亦前定况其大者公既為神所禮而猶謂之淫祀以見其直氣不阿如此感其言有味故為録之正月二日眉山蘇軾書東坡集

張君房靈夢志

淳化癸巳仲冬之晦張君房適自茂苑來客餘杭時抱瘡瘍之患遽有告曰凡經游是郡者當謁吳山神祠即

伍君子胥也今封王爵君房聆之聳然曰是故宜至誠耳王古之忠鯁在楚楚彊來吳吳覇及其去而死之則吳亡楚弊故得糴美清湘流芳祀典迄今民不忘其庇斯盛德者歟翌日恭謁于廟熏爐滌爵質辭以心默禱冥祈肅拜而退時初陽盛景愛日方中載步林亭西望闤闠樓臺出沒煙靄浮沉若水若山如繪如畫夾道有寒梅十數株已爛熳矣凝懷抒思比暮而回是夜夢上一山追半間有新創佛宫中設尊像數身殿偏門内一

道人手運壽牌約長二尺餘如今之桃符狀君房揖之
道人曰此籤也意若今之道家十二真君所著撰者也
君房曰身蹇多剥欲一卜之可乎道人乃出籤牌抽之
引一牌有朱書大字二行凡四句每句五字曰時來自
有期此去不憂運行心但如此非久銷疾病甫讀于口
意亦知其吉告矣感激而别既下山百步忽聞梅香回
望其上乃昨日所見之花爛然在目因驚悟曰此吳山
廟也於是遂覺其清香芬馥滿衾枕間良久方歇自是

瘡瘍之苦浹旬而愈於戲靈神之告也若是乎君房自祥符乙卯冬十月改官領錢塘之命王祠即部之名勝也非時來自有期乎自淳化癸巳冬距祥符乙卯南至爰涖錢塘今又三載妻子温飽身跡安泰豈非王之陰賜乎今考秩告滿將遠靈祠茍不揭文志石即不獨曠於宿心亦負王之靈告也因鑱而壁之異人知王之靈應事天禧三年秋九月二十一日著作佐郎知錢塘縣事張君房記該聞錄

先大夫龍泉夢記 眉州青神縣有龍泉神廟

大觀乙酉歲如璋避親移試漕臺四月初吉率親友十數人溯遊龍泉乞靈於昭惠王祠方時神光晃耀報應示祥人皆震動而欽奉之其心專意誠默有祈嚮忽一僧未通名字來附耳語曰公春闈定捷竊怪其語無倫詢所以知之稱能相形唯唯而退初不信其言亦不究其工否是年援漕解次年果叨第自京師歸抵鄉舍纔三日其僧來訪乃澄照堂元通也始云其寔非相人者

一日前夢皓首素衣人來語其且汛掃祗候翌日有官到此因問官實誰是答曰執香合者是也姓字為誰曰宋南仲也至日諸人皆來或持湶盖或捧盞甞各各不同獨官人最後至乃執一香合因闇詢名氏皆合夢中之告以此知高選無疑昔日未敢明言託之相耳於戲神之靈報灼灼如是烏可不書今歲孟夏宿澄照堂元通話前事聊記其始末且知人之吉凶得失皆素定於冥兆非由於人力以至動静語默亦有其數如持一香

合猶已定於前神得而知之況其他哉古人謂神氣發越精識所通乃為吉夢之殊祥如璋不才虔服靈夢誠不敢忘謹鑱於石以報神貺政和七年三月日宋如璋記該聞錄

蒲教授荆山夢記

宣和癸卯冬十月咸臨還自成均遊華山靈臺觀晚宿荆山驛夜分夢一老人衣冠甚偉策杖來謁自稱姓王名安石議論英發亹亹可聽且曰人生當無書不讀迺

探懷中數簡見眎指云宜先討究孟享一事少選遂覺自是徧問諸友皆莫知其所謂幾二十年不復省記矣紹興壬戌秋八月來尉繁江備員御容殿香火官四時孟享實預行事始符夢中所說私竊怪之未幾游邑庠而王氏父子遺像在焉粉墨剥落塵埃滿面忽憶荆山之夢令人驚歎不已迺命工摹諸壁上以永其傳庶酬曩日之報然公以妙齡侍其先公殿中丞宰此邑時天聖七年也距宣和癸卯近百年矣而精爽逼人能以未

來事告後進且不忘其丱角遊戲之地豈凡輩耶謹月而日之以誌公之英瑰俊魄尚在塵寰而人之仕宦早晩皆有前定不可以强求也紹興十四年四月中澣三嵓蒲咸臨記（談聞録）

劉悅第三

劉悅字聖與天彭人蔡嶷牓第三人與常瓌同年又相善方集英賜第聖與歎息若有所感瓌因詢之聖與曰人生得喪果素定非人力也悅今日望見天子臨軒公

御侍衛以至天日氣象樓殿相映恍然如再至焉悅七年前過梓潼神君祠宿于祠下夢與舉子數百人趨禁中聽唱名於集英殿俄有一衛士遽曰公第三人及第悅時名濤因問曰劉濤耶衛士曰無劉濤乃劉悅語未畢臚傳劉悅矣遂驚覺雖知其神而未敢改名會元祐詔書若與上書入等人同姓名者聽改名時上書有彰信軍進士名劉濤悅因改今名焉今日至庭中無一而非昔日夢中所見者初聞第一第二人已賜第不覺正

衣冠以待及蒙恩果第三人而心寔安然若久已得之者信乎得喪果前定非人力也崇寧五年悅歸過梓潼既書其事又託常瓌為記靈應集

孫鉉策題

大觀元年孫鉉歲貢辟雍乞夢於英顯神君是夕夢赴試有一人賫策題而立因就讀之見第一題問其事餘皆如之其人曰錫讌津亭郡國舉賓興之禮計偕給食多士忘奔赴之勞用之可以取高第既覺記之於書及

就試則所問策題皆協于夢如其言用之果中優選豈特人之富貴前定而文章亦自有陰相之者同前

文縝狀元

何㮚文縝政和間被貢宿梓潼夢一吏賫黃勅授其中云何㮚可特授承事郎秘書省校書郎次年文縝果大魁多士前此狀頭先除學官惟文縝獨除館職暨受勅銜位與夢中所見不差一字嗟夫科名前定如此士而不安義命可乎同前

處厚類試

杜居寔字處厚遂寧人政和間夢川中放省牓三十四名而杜預其數覺而怪曰省牓不下三百人且省試在京師不當在川蜀自是二十餘年而不能曉至建炎初朝廷以艱難路隅分路類省試杜居實在潼川類試過省中選者果三十四名其夢始驗此可以見一第皆有前定而非人之能也不然何二十年而其應無毫髮之差耶同前

元珍贈詩

桂材字元珍資州人大觀末貢于京師宿神君祠下夢人贈詩一聯云樓高先見月柳嫩更含烟覺而不曉其意是年登第授唐安教官因遊郡園亭中見詩榜乃前人詠唐安之什不唯報其登第之兆而唐安之任亦前定於兆矣同前

彥國文學

羅彥國字伯達成都人累舉不第至第四舉齋戒乞夢

於梓潼神君時蔡相元長當軸是夜夢元長謂曰已奏除公樞密直學士矣次年羅又省下詣府投牒乞進舉推恩遂授密州文學盖密學之應也同前

士美金堂

朱士美臨卭人宣和初被薦入京宿梓潼祠下夢遊一室棟樑戶牖皆以金飾之後年登第乃調金堂尉其事與前元珍無異科名固有前定況食祿之地豈無前定歟同前

任豫交代

任豫字由道青城人與余先君友善崇寧二年登第歷官數年而卒至崇寧五年先君繼亦登科一夕夢與任豫交代心常惡之未幾先君丁家艱服闋授新津尉時前尉亦以憂去州檄監税兼攝尉職曁先君赴上權尉遣人下遠迎視之乃一武人亦名任豫乃知昔日之夢與任豫交代為不虛此可以見前定也（靈驗記）

允蹈甲門

邵行甫允蹈紹興被薦成都未類試前齋戒徒步詣七曲山乞靈於英顯神君其夜夢神謂曰已與卿安排甲門高第至次年果為類試冠乃刻石紀其夢于廟之西廡意謂夢之應兆皆驗于此矣及為江陽幕官考滿赴闕將遂調改行次湖湘以病卒于閘口鎮乃知昔日之夢不惟報其魁捷兼報其捐館之地也神哉神哉靈驗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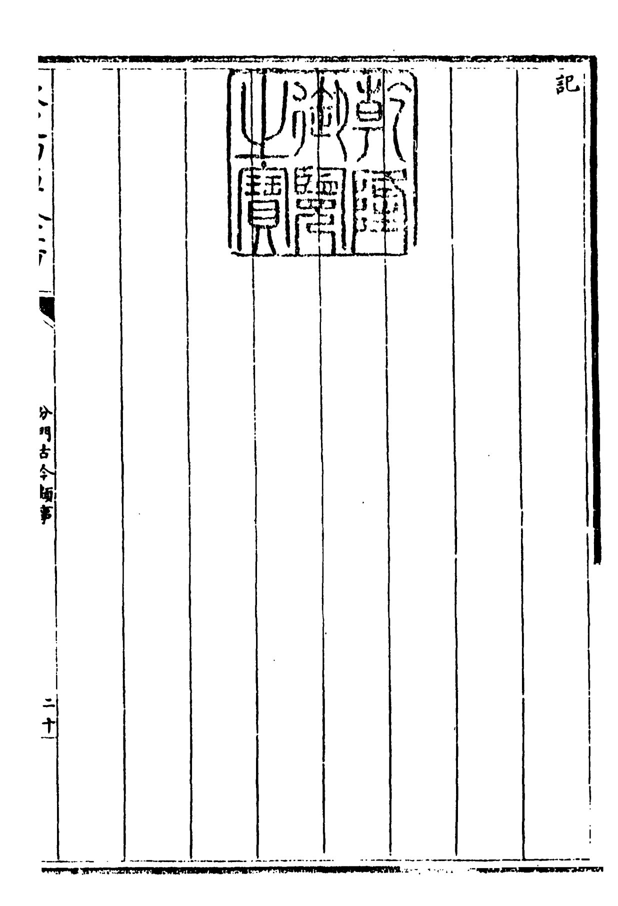
何其二子

資中何與時如震宣和間免解赴闕其二子被薦侍行齋宿祠下夢神君顧左右言曰何其德行操修留二位與其二子次年二子俱登第噫神君英靈顯著焕耀今古間以未來先兆託夢于賢士大夫無不應者况何君之厚德有後宜為神之所祐也靈應集

照鄰闕牀

朱照鄰景祐中舉進士夢造棺闕牀而弗成是歲雖過省御前下第晚因推恩得一文學乃棺不成之應也青箱

記



分門古今類事卷八